



# 让英雄主义重焕光彩

——重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刘金祥

从《红岩》《红日》《红旗谱》到《保卫延安》,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到《铁道游击队》,中国现当代文学抒写革命英雄和赓续红色血脉已成为审美惯例与优良传统。红色基因凝结着革命先烈的艰辛探索和赤胆忠诚,沉淀着时代英雄的使命担当和奋斗牺牲,是我们开启新阶段、走向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剿匪斗争为主线,把人物和故事设置在林海雪原的特定时空内,通过详细描绘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等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使以少剑波、杨子荣为代表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集中刻画了剿匪小分队勇敢、机智、顽强、乐观的英雄群像,谱写了一曲激越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展现了在茫茫林海中升腾着的不朽英魂和在浩瀚雪原上奔涌着的不羁雄魂。作品再现了冰雪交织、血火交进的剿匪战斗的艰辛历程,摹写了革命英雄主义气冲霄汉的壮烈场景,让英雄主义精神更具叩击读者心灵的价值与分量。

那是一个血性张狂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着力描绘战争和深情赞美英雄的时代,中国文学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一种精神奇迹,特别是那些从作品中站立起来的英雄人物,既迅速地家喻户晓、广受追捧,又让人们激情难耐、热血沸腾,这种英雄主义文学创作尽管在彼时也许存在着过度提纯和人为拔高的缺憾,其文学形象单薄、思想内涵单调和表现手法粗糙等不足尽管在后来也受到一些诟病,但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大心理需求和想象诉求。当今时代,人们对《林海雪原》的阅读和研究早已摆脱了狭隘的文学批评思维的匡限和拘囿,开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挖掘和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及主题意蕴,唤醒深植其中的英雄精神,使之成为引领当下时代风尚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坐标。

《林海雪原》所张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与我们党的宗旨和属性相一致的,绝非是让英雄脱离人民群众简单地展示特技比武功夫,绝非是超越人的本性和时代背景的泛英雄化行为,这种英雄主义不仅融汇了时代特征与审美规律,而且是基于对人民必胜的时代走势和审美趋向的准确判断与深刻把握,所以,作品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作品在初步完成英雄形象的阶级性开掘后,将英雄主义的叙事视角更多更深地聚焦在革命性上。少剑波无论是面对凶残匪徒还是严酷天气,均没有丝毫的摇摆、退缩和妥协,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按期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和党组织赋予的神圣使命。他率领剿

匪小分队冒严寒顶风雪进入莽莽林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安抚群众关爱群众,当他了解到夹皮沟百姓艰难窘困的生活状况后,“强烈的阶级同情感,使他对群众的疾苦,引起了强烈的焦虑”,“他把自己的两套衬衣裤,脱给群众,自己穿着空身棉袄。”这一微小细节折射出剿匪英雄身上鲜明的党性和浓烈的人党性。

此外,《林海雪原》在审视和烛照少帅少剑波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同时,还借他与小分队护士白茹之间的朦胧爱情,表现出革命军人的侠骨柔情和剿匪英雄身上的人性光彩。这种柔情因素的适度介入和有机融入,一方面以空间化场景降低



电影《林海雪原》(1959)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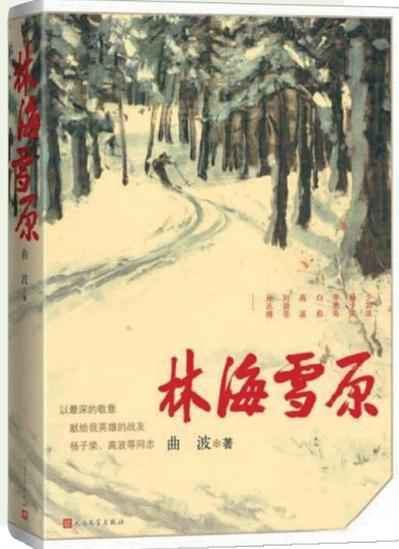
了叙事上的密度,使紧张惨烈的战争氛围变得缓和和轻松;另一方面尊重和肯定人性的本真和价值,强化了作品的浪漫性与艺术性,使英雄人物性格在叙事中得以立体展现,为剿匪英雄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温馨的诗性因素,这也为《林海雪原》比较独到和精彩的地方,也是这部作品与同时期其他红色经典作品的不同之处。

英雄主义能够磨砺革命军人坚如磐石的坚定意志,能够塑造剿匪英雄坚不可摧的神奇力量。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由于具有浓郁的传奇性和独特的浪漫性,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与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相比,显得更加形神毕肖、光彩照人,特别是具有坚强党性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所具的英雄特质,极为契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孤胆英雄杨

“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文学经典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是滋养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有机钙质,而且是涵育当代党员干部思想人格的丰富养料。”



子荣只身入虎穴智擒座山雕,他在深入匪徒老巢威虎山时虽然面对阴狠毒辣、乖戾狡诈的残寇恶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但正是奉献精神与赤诚情怀所激发的神奇力量使其淡定从容、镇定如山。虎胆雄心、铁骨豪情的杨子荣可谓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英雄人物的经典角色,其形象魅力不仅丝毫不逊色于流传已久的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而且由于其真实可感更加显得鲜活生动。在奉献精神和赤诚情怀的驱动和支配下,剿匪英雄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早已做好了为伟大信仰而献身的一切准备,换言之,正是伟大信仰给予他们永不枯竭的精神能量,激励他们以巍然气势和无畏壮举赢得剿灭残匪的最终胜利。拥有英雄梦想是一种智力,而实现英雄梦想靠的是超拔能力。



长篇创作模式融汇在民间趣味之中,在给几代读者带来强烈阅读快感和充裕审美享受的同时,使人们对英雄主义精神有了更加形象的认知和更加理性的感悟。包括《林海雪原》在内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无论是对弘扬红色传统还是对传承红色基因,无论是对民族精神的重构还是对审美标准的确立,均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文学经典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是滋养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有机钙质,而且是涵育当代党员干部思想人格的丰富养料。《林海雪原》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层面和审美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社会功用上,正如汪曾祺先生所强调,评价文学作品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准在于“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重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使人们获得新的收益和启示:作家只有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才能创作出反映英雄主义的精品力作,才能引导人们在接续奋斗中激荡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只有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展现人民群众的风采,塑造当今时代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才能使作品经得起艺术与时间的双重检验,才能使英雄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 ■新作快评 刘诗伟短篇小说《桃花蝴蝶》,《人民文学》2021年第4期 冲淡叙事与极致情感

□赵投桃

刘诗伟的短篇小说《桃花蝴蝶》书写的是红色革命题材,构思开阔新颖,语言优雅清丽,以冲淡叙事抵达极致情感,读来十分感人,是一篇优美的抒情小说、诗性小说。

小说以“大革命”为背景,在万余字的篇幅里,作者怀着成年的真挚情感追忆童年记忆,生动再现两位巾帼英雄——“我”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壮举,准确刻画“我”曾祖母和祖母对革命的支持以及对革命者亲人的担忧、照顾与帮助,深刻描写“我”祖母终生对革命者的怀想和对新生命的热爱。小说中的4位女性形象生动鲜活、栩栩如生,既表现和讴歌了江汉平原女性在革命时期执守信念、见义勇为、坚韧不拔、情深善良的精神风貌,更呈现和指向革命与人民、革命与生活、革命与生命的深广意蕴,悠远饱满,摇曳多姿,读来真实、亲切、自然、可信,洋溢着一种隽永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

作品超越常规叙事,没有直奔和局限于“当年”,而是以“我”的生活为依据,以情感为指引,以思绪为逻辑,逐步展开叙事:“我7岁时,脑子里出现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祖母头上的‘蝴蝶银簪’引出小姑奶奶刘春桃参加革命及牺牲的故事,小姑奶奶由大姑奶奶带上革命道路,于是又有大姑奶奶刘春梅的革命与牺牲。她们牺牲于如花的年龄,几十年后,全国解放,全家团聚,祖母梦见并讲述两个小姑子在池塘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当年她们所以舍得青春敢于牺牲,是为了所有人 and 下一代过好日子,“我”一直感受到湾子里的人对“我”家的照顾与呵护,感受到祖母对于孙的亲昵与喜爱包含着两个小姑子的心愿……这些故事互相交织,彼此烘托,相辅

相成,营造跨时代的艺术时空,有效发掘了革命烈士的崇高精神,也使作品具有当下意义。

《桃花蝴蝶》不是所谓“往狠里写”的小说,不追求离奇刺激,没有激越的直抒胸臆,而以“我”欲知而非全知的感知去发现生活,从容质朴地完成叙事。作品中,祖母是“侦查”线索,“我”用感知剪辑最为精彩的故事、场景和意象,自然灵活,毫无痕迹,汇聚并推进情感与思想,情生思、思凝情,感染力不断递增。其艺术效果得益于语言的冲淡优雅、节制简约、及物有感、蕴藉丰赡,如:“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祖母为地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着。家里大人一直没有给我们小孩讲祖母哭泣的缘故,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姑嫂三人端饭碗站在床边轮番喊妈妈,曾祖母坐起来,端大姑奶奶喂她吃。”这样的叙述和描写韵味无穷,颇有中国画“计白当黑”的神韵。

作者深谙以淡写浓的艺术辩证法。写“我”的两位姑奶奶悲壮牺牲时,没有大量渲染现场,而是表现其牺牲在人世留下的震撼。小姑奶奶刘春桃作为共产党的“飞毛腿”送信员,被白匪长途追杀,倒在血泊中。祖母一个人悄悄将她背回家埋葬,为了瞒过“我”眼瞎的曾祖母,祖母说:“我在家门口栽一棵小桃树。”“我”大姑奶奶被白匪砍了头,“三个人走过毛场,四处打听刘春梅。春梅真的被砍了头,但找不到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这种不落俗套的“转化”叙事,让读者自然而然地生发想象,让悲痛与感念发自心扉、痛彻骨髓、回肠荡气。

## ■短评 匿于家庭背后的“她们” ——评姚鄂梅《家庭生活》 □张天宇

提到家庭生活,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会是爱、温馨、和谐、幸福等具有美好寓意的词汇。这种认知来自我们从小接受的通识教育,也是我们理想中的家庭生活应有的模样。但在姚鄂梅新近推出的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中,许多美好的词汇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取而代之的是濒临破碎的家庭,是千疮百孔的生活。当爱情消逝,当厄运降临,当有关家庭的美好幻想被现实生活一一戳破,如何维持家庭的完整和正常运作?在《家庭生活》中,姚鄂梅击碎停留于人们脑海中的有关家庭生活的完美梦境,以女性视角关注涌现于当代社会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困境和女性群体的生存境遇,以此表达对于生活的质询与思考。

小说集《家庭生活》包括《基因的秘密》《外婆要来了》《柜中骷髅》和《游刃有余》4部中篇小说,每部作品的名字都具有深刻的含义,紧扣内容且颇具文学色彩。《基因的秘密》与《外婆要来了》两篇的题目看上去轻松活泼、引人好奇,却都围绕生命的去与留这一问题,引发了沉重的思考。在《基因的秘密》中,“我”家族中的男性屡遭厄运,父亲在临终之时道出了家门不幸的真正原因。《外婆要来了》关注弃婴的去向,神秘的“外婆”究竟能否拯救这些落难的天使?“柜中骷髅”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俚语“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意为“家丑”,在《柜中骷髅》中,年轻女孩小魏在为同事程姐的儿子辅导书法时与程姐的丈夫互生情愫,由此发现了暗藏于程姐家中的惊人秘密,不为人知的家丑在看似完美无瑕的婚姻生活中渐渐浮出水面。《游刃有余》中的爸爸将家庭微信群命名为“游刃有余”,而“我”实际所处的家庭生活却是左右为难。后两篇作品的标题一正一反映射内容主旨,中年夫妻如何解决家庭危机是这两篇作品共同面临的问题。四篇小说共同呈现出平静的坚冰下暗涌的波涛,即我们不愿谈及却又真实存在的另一面“家庭生活”。

在四篇小说中,四位女主人公都经历了生活的重重打击,但都担当着家庭的主力 and 支撑者的角色。《基因的秘密》中的姐姐接连遭遇了父亲入狱、被抄家、母亲早逝、错失真爱、妹妹在上学的年纪两次怀孕流产、弟弟牺牲、丈夫失业

和儿子犯罪,是整个家族的最大受害者。为家庭所困的姐姐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成为命运的俘虏,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独自承受着家庭中所有成员带给她的痛苦,一生都在为家人的错误买单。《外婆要来了》中的李南年轻时也曾如包法利夫人一样深受爱情小说的影响,渴望拥有浪漫唯美而一波三折的爱情。当她已有身孕而情人一飞入狱之后,她仍然幻想着独自抚养两人爱情的结晶,只为换来他的赞赏和感动。一飞愤恨的辱骂让李南从梦中清醒,一飞的两度出现又离开让她对爱情不再抱有希望。李南把诞下的婴儿交给了专收弃婴的“外婆”,以为为自己的孩子寻到了条件更好的家庭和更幸福的生活,却在得知真相后终日生活在悔恨的阴影之中。《柜中骷髅》中的程姐在大病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子宫、输卵管和卵巢,随之消失的是她与丈夫的夫妻生活和她对于丈夫的吸引力,程姐将丈夫的态度变化归因于自己身体的不完整,似乎性器官是夫妻情感的唯一维系。她苦心经营着他们的三口之家,照看孩子,打理生活。面对早出晚归的丈夫和名存实亡的婚姻,程姐利用自己身边的一个个年轻姑娘去填补丈夫的生理需求和他们婚姻的裂痕,正如她日复一日的用精致得有些格格不入的旗袍努力掩盖自己身体器官的残缺和内心的伤痕。《游刃有余》中的母亲善良、质朴,她倾尽全力救助重病的妹妹,承受着丈夫因交通肇事和陷入赌博带来的后果,辛劳半生却换来流离失所的生活。游击队一般的生活剥夺了她作为妻子的情感需求和作为母亲陪伴孩子成长的资格,使她成为同事眼中的可怜人,潜入高档别墅居住既固化了她对于稳定生活的向往,也极度摧残着她的自尊心。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持家被认为是女性的本分,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似乎并不值得关注。姚鄂梅将笔触深入我们身处其中却习焉不察的家庭生活,剥除4位女主人公的社会身份,聚焦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角色以及生存境遇。

与同在痛苦中前行的女性形象相比,出现在《家庭生活》中的男性形象个性鲜明,性情迥异,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事业上的成功者,有一事无成的失败者,有人因过于善良牺牲于青春



年华,有人恶习难改沦为社会毒瘤。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男性人物也具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即他们的人生轨迹来源于自己的选择。正如姚鄂梅在《外婆要来了》中以李南的口吻抒发心迹:“男人永远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女人却常常被生育和家务拉下自己的道路,走进另一条路,或是两条路并行,疲惫不堪,姿势难看。”他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操持家事的女性省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作出决定不计后果、敢于试错,因为“善于持家”的女性会为他们做过错买单。社会习惯以事业有成来肯定一位男性的价值,却很少正视女性为了照料家庭成员和维持家庭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她们逐渐丢失的自我。在《家庭生活》中,挣扎于四种家庭中的四位女主人公在家庭生活的丛林法则下沦为家庭的附庸,习以为常的忍辱负重让她们一点点地失去了自我。结合以患精神疾病为由逃避法律惩罚、贩卖婴儿、性功能缺失的妻子为丈夫寻找年轻女孩、自杀骗保等等当代种种真实存在并曾引起热议的社会问题,姚鄂梅从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角度切入,力图呈现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家庭生活》赋予了献身于家庭中的女性被发现的机会,从而还原家庭中的两性关系以最真实的面目,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最大的魅力与价值所在。